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日最

◀號一十二百一第▶
日四月一十年二十
日六廿月九年亥癸
分二洋售●張四號本

本報以提倡小說藝術爲主旨 現在開日
一刊 常刊四張 增刊無定
■本報價目
定購每月大洋三角 半年大洋一元六角
全年大洋三元 寄費在內 本外埠一律
■本報廣告刊例
封面長行二行起碼 每行每號三角 普
通地位全版劃分八格 每格每號一圓
長期另議 小地位每五十字每號大洋一
角
■本報發行所
上海新碼頭裏小橋頭錦新里良晨好友社

偵探小說奪標收稿展期

收稿截止期展至陽歷十一月十日...定於十五日發表
本社徵求創作一千字內之偵探小說。大眾可自由應徵。惟稿以未經發表者爲
限。初選三十名。由程小青趙茗狂張枕綠三先生閱稿取錄。用不記名式發表
。復由初選被錄諸君。投票互選。當選第一名。敬贈現洋二十元。第二名第
三名。各贈現洋十元。其餘各名。亦酬贈有差。應徵諸君。請於稿末敘明通
信處。加蓋圖章。否則無贈。

本報再版

本報第七號至第十一號。均已再版印出。每份仍售大洋二分。其他售罄各號。亦
正在趕速再版中。所有購報定報欠缺者。俟再版出齊併寄。諸希亮察。
良晨好友社啓

鴿聲週報

天津鴿聲週報。爲華北諸大名撰述。內容小說劇談諸文筆記小
角。全年大洋九角。(新訂優待最小報定戶辦法)：凡定閱最小報在兩個月以上。正在定閱期內。
來費兼定鴿聲週報者。半年只收大洋四角。全年只收大洋八角。寄費一律在內。郵票十足通用。
第十六期報已到
上海獨經理良晨好友社啓

鴿聲週報第一期至第十五期共十五份。原價大洋四角五分。合購廉價大洋二
角五分。存報不多。欲購請速。
良晨好友社啓

上海小說專修學校緊要通告

本校自登報招生以來。有志小說諸君。紛紛
見。特本校爲便利學者起見。特定通融辦法如下。報名入學。可自即日起。報名繳費。無論本外埠。本校
辦法。學時繳五元六角。二個月後繳四元。一個月後再繳三元。五次者。入學時繳三元。以後每月預
繳二元半。

校長張舍我佈

承銷本報之簡便辦法

承銷本報。每號至少二十份。每份批價大洋七釐。每號
聲明批銷本報自何號起。至何號暫止。每號需報若干份。即合批價。將款繳來本社。常即遵照辦理。
良晨好友社發行部佈

短篇小說

前後兩家 (續) 童心園

馬百萬的兒子。究竟死了。但陸瞎子的妙藥。馬百萬亦曾給他兒子吞過。非但不見功效。却不到一週時。便被閻君請了去。據陸瞎子說。是因為貪得不透。和服得太晚的緣故。

茅屋裏。昨天還聽得伊們婆倆的慘哭兒子聲。但今天却靜寂寂的無聞了。只聽得人家說。馬百萬家後面的洗衣老太婆。和伊媳婦。尋了短見了。却因為伊媳婦的一個遺腹子。生下了第二朝晚上。好端

端的眼被裏。到明天醒來。只見幾點血斑灑在被裏。孩子却不見了。

霸王別姬 蔣春木 (終)

這一篇是春木與朱天石的實事。所以篇中的主人。也不用他人的名字了。

在去年五月中旬罷。朱天石同蔣春木從杭州到上海。天石住的是新旅社。蔣春木同朱天石從新旅社出來。嘴裏說着再會罷。朱天石還答道。此刻要前天蟾舞臺去看梅蘭芳的霸王別姬。明天一早就動身了。唉。此別不知幾時還能見面呢。

今年八月下旬罷。蔣春木已在北

強報。報上登載着梅蘭芳在西珠

市開明劇場演霸王別姬。不禁想起了去年五月中旬。同朱天石在上海分別時的情形。想得呆了。忽然一個僕婦來叫吃午飯。已就去了。一面想着。一面吃着。吃完了飯。走出來。不知吃的是什麼菜。不多一刻。門外走進來一個人。仰首一望。原來是闊別一年的好友朱天石。朱天石踏進屋來。就看見這張羣強報。報上刊着最大的字。就是梅蘭芳霸王別姬。

一個有教育的兒童 朱孝文

敏兒小時候。常和鄰家一般小孩子。在一起頑耍。

敏兒的父親常對敏兒說。你這小

最小第一百廿一號.....第一張.....良晨好友社印行

最小第一百廿一號.....第一張.....良晨好友社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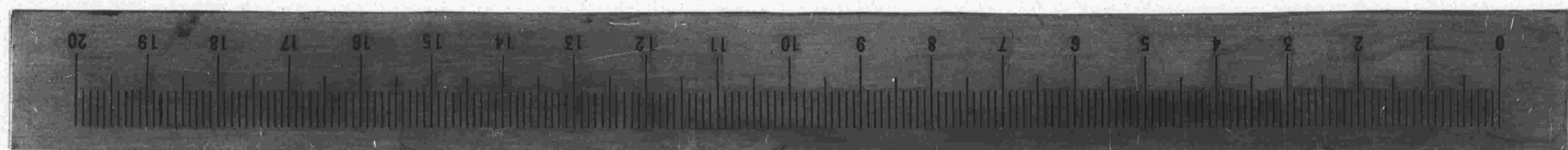
孩子。現在已漸漸長大了。須知一個人將來是要自立的。要有這種能力。須要在教育裏面淘出來。你雖不成一輩子做小孩子。吃飯睡覺。頑頑鬧鬧。便算了的。一個人在幼年。最要緊的是教育。教育是有力量助你一生的幸福。那些沒受過教育的。簡直牛馬罷了。真不得是人呢。敏兒聽了。哭著說道。媽說的。我不大懂得。什麼叫做教育。教育究竟是件甚麼東西。聽媽說來。竟有這多大的力量。他母親也哭道。好孩子。這也難怪你不明白。便是有年紀的人。恐怕明白這教育的也很少。不曉得這教育兩字。範圍非常廣大。由一人以至於社會。以至於國家。一切事業前途

的光明和黑暗。都和教育有密切關係。西洋各國的強盛。便是由於人人。都受教育的緣故。我們中國社會上的風俗。敗壞得不可設想。那就為著多半沒受教育的緣故。孩子。你現在且休問教育是甚麼。好你只記著教育便是幸福的主宰。便是生活的本錢。我且把來漸漸的灌輸到你腦裏。你將來自然能夠曉得教育的意味。

敏兒的母親說完這篇洋洋灑灑有價值的訓話。敏兒當時還摸不著頭腦。他的母親少不得便要實行起來。就把些關於科學的。或是道德的玩具。給他白相不只。准他出去和那班無智識的鄰兒混鬧。敏兒見了許多好玩的東西。非常贊他。同學們誰不羨慕他。(待續)

Ne
hu
es

上海英大馬路友誼書局發行





編輯人語
本報歡迎投稿。如創作或翻譯的短篇小說。小說作法研究。中外小說批評。小說家遺聞軼事。專談。遊記。諸文。傳語等。皆在可錄之列。花史舊劇評不收。濫泛罵人或態度暗昧。如所指人物。僅以某某字樣為代。取巧不敢負責。尤所深惡痛絕。來稿附有十足郵費者。不刊即退。

我的名字和別署

施青萍

文人都喜歡多取幾個名字和別署來玩玩。快樂的時候。取幾個纖巧富麗的名字。悲憤的時候。便可將幾個使人不快活的字來做他的名字和別署。所以我們每在一個人的名字和別署上。看出那人的性情思想。(雖然也有幾個是例外)

不幸我也有這種脾氣。我從十四歲起。略識之無。便自己取了一個名字。叫施俊。後來覺得這名字太普通了。那時從舊書箱中。尋着了一枚石章。文曰瘦花書屋。這原是我父為親少年時的書室名。於是我覺得張好。便向我父親討了

那石章。我的名字便叫施瘦花了。但不到三個月之後。我又讀着了一部尤西堂的西堂秋夢錄。我覺得對於這一集。十分愜意。便將我的名字改為夢秋。以誌欽仰。如是將這名字用了半年。十五歲上。知道了幾個英文名字。於是我就想取英文名字。和中文名字諧音了。我揀來揀去。揀了一個施高德。但後來又覺得這名字。也太道學氣了。便再尋了一個名字。叫施太邱。這幾個名字終究不好。於是漸漸地想改得好看一點了。那時我稍稍的也看了幾部詞章方面的書。同時又能夠感覺到人生的無謂。於是取名叫寄萍。在這一年上我開始了我的投稿生涯。

最小第一百廿一號

第四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最小第一百廿一號

第四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李涵秋先生輯小時報餘與中我曾有過一篇梅影軒偶憶錄。這是我行做整篇雜作的第一篇。再後我索性不取名字了。我的齋名。第一個便是梅影軒。於是那時就叫梅影軒主。

用功夫。後來自己一想不到。這樣竟入了魔道了。於是立刻將我的讀書室改名蝸居。再後來覺得這名字也不雅馴。那時正研究托爾斯泰的思想。我對於他非常佩服。於是我的書室便又一變而為托爾斯泰室了。後來一發不對了。想做詩人。便收書至名為荷馬寶。想做小說家。便收書室名為狄更司寶。差不多一日百變。連我自己也弄不清楚。

希望的難易

王紅紅

而碧桃花却很耀燦地開了。於是我的別署又因了室名。碧桃花詩室。而改為碧桃花詩主室了。那時我的思想正專在香港富麗上

希望又麻雀的手術精難。
希望不着綢衣難。
希望娶一個不美麗的妻難。
希望讀書不求甚解難。

希望鴉片烟吃上癮難。
希望有高的學問易。
希望發財易。
希望做官易。
希望遍遊全世界易。
希望做大英雄大豪傑易。
希望做名總總空。夫君頭腦太多。富貴功名總是空。夫君頭腦太多。子窮。辛苦輸人炊黍夢。酸寒贏我做詩工。山妻斗酒藏還在。不買鱸魚醉一中。不癡不醉不瘋顛。非夢非醒非悟禪。索笑兒童看倒載。輕嘲弟子戲高眠。鍾馗畢竟漸登第。鐵拐何曾恥列仙。曝背南榮人意足。縐袍不礙登吟肩。未曾六十杖于鄉。仗得蹣跚許我狂。樹大不妨螻蟻撼。壽延終此蟻蛭長。蝸居盒匣顏回巷。螺壁蛭蛭子貢牆。不道先生窮澈骨。尚多兒女聚成行。

生辰四十病無己時聊自嘲解

陸二瞻